

## 苦難時代下的駱駝 ——《駱駝祥子》舊社會催化下的悲劇

多年以前，應該是在初中，身邊就有一些同學在讀老舍先生的《駱駝祥子》。印像中，大抵是有這麼一回事，匆匆翻看幾眼，可能因為年紀較小，並不覺得有什麼所以然，以至於後來忘了個乾淨。多年後，重新翻看這篇文章，雖然剛開始還是有點倦怠，看到後邊也漸漸的開始為祥子的命運多舛感到不平。同情之中，未免還為自己感到一絲擔憂，漫漫星空，遙遙前路，茫茫青山，層層樹木，還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是怎樣的，會遇到什麼人遇到什麼事。

### 尖銳的階級矛盾下的社會悲劇

老舍先生生活的那個時代，中國各個階級之間的矛盾與摩擦異常尖銳，政府的不作為和胡作非為讓人民長期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在這種黑暗的時代下催生了一批以郭沫若、茅盾等一批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左翼文學家，他們從廣闊的時代裡尋覓不尋常的人物來當做寫作對象，刻畫特殊時代背景下不平凡的人物形象，藉此歌頌宏大的時代主題，老舍先生顯然選擇與他們截然不同的寫作道路。老舍先生所著的《駱駝祥子》為我們勾勒了一副舊時代背景下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圖畫。畫面以祥子為中心漸漸引出一個個性鮮明、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在他們的身上反映著社會的黑暗與腐敗，以及底層人民的艱苦生活，一字一句都透漏了老舍先生對於底層人民的同情。

書中描寫的主人公祥子是一個要強、倔強的人為了實現在現在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人生目標——做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在被社會一次次的打擊，付出了及其慘重的代價，但是最終還是沒有達到自己的理想，祥子擁有的所有都付之東流。祥子只想擁有一部屬於自己的車，但是這個理想在當時那樣的舊時代背景下卻是如此的難以實現。這件事對於今天沐浴在新時代輝光下的我們看起來可能匪夷所思，但是聯想一下當時那個“吃人”的社會也就不難理解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舊社會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這是讓祥子逐漸逐漸墮落的主要原因，為祥子悲劇的一生披上了具有批判性的社會色彩。祥子的三次買車，三次願望的落空，從側面反映了底層人民的命運不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僅僅憑藉著自己個人的努力是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的。祥子的遭遇就是舊時代底層人民的縮影，通過此掘開了祥子悲劇的社會本源，進而引發人們對那“吃人”時代的厭惡，將

作品反映的社會內涵和人文底蘊很好的結合在一起。

祥子的形象，是在當時那個黑暗社會畫卷上，在他摻雜於各種社會人際關係中凸顯出來的，他的悲劇是哪個時代造就的，同時也是那個時代的悲劇。在小說的第二章裡，祥子經過三年的努力買了一輛車。從此他的生活越來越有希望了，因為他從此不必在為“車份”發愁，不管掙多掙少都是自己的，他慢慢憧憬著自己靠著這一輛屬於自己的車發家致富慢慢在北平城裡獲得自己想要的生活，對於社會的變化和殘酷視若無睹。戰爭的消息已經在北平城裡傳開了，可是祥子還是鋌而走險只為了貪圖那幾個錢，最終祥子的車被北伐軍洋的逃兵搶走了。但是祥子並未自己去解決這一問題，祥子不但不恨搶走他車輛的軍人，反而開始憎恨起這個世界來，祥子不明白，祥子迷惘，祥子找不到解脫的出路，因為他無能為力，他能憎恨這個世界。祥子生活在一個社會動盪不堪，軍閥混戰的時代，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沒有任何保障，在加上政府貪婪的血盤大口不停地剝削人民，使得底層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祥子的這樣人生災難，只不過是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所遭受劫難中人民的一個小小的縮影而已。

《駱駝祥子》顯然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悲劇常常將美好的東西在人的面前毀滅給你。悲劇的本身價值不在於本劇本身悲劇色彩，應當使悲劇所帶來的藝術效果和社會作用。老舍先生在文學寫作的過程中摸索出了悲劇創作的規律，進而在將其貫徹在自己的文學作品當中，這種帶有悲劇色彩的觀念在老舍先生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和昇華。老舍先生對於悲劇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和見解，他敢於面對醜惡的社會，敢於面對那些吃人不吐骨頭的軍閥，敢於面對那百鬼夜行似的舊社會，寫出下層社會像祥子、小福子、等被損害的勞苦大眾的痛苦生著，悲慘的去世的真實場景，而沒有給他們任何的“光明”。就像祥子把拉車當做在北平城討生活的手段，車便是他最大的依靠。但是偏偏造化弄人，希望的落空，使得祥子的依靠沒了，祥子的生活也變得漫無目的，就像祥子眼前的黑暗，可能不是天亮，而是入夜了。

### 不平等關係下的婚姻悲劇

關於祥子和虎妞之間的情感糾葛以此描寫的社會文化意義早已經被很多的文學家關注過，虎妞和駱駝祥子之間的畸形婚姻關係作為祥子開始逐漸墮落的重要轉折點，成為研究《駱駝祥子》的人無法繞過的一個文章重點章節。

祥子本來對婚姻有著樸實且美好的憧憬，書中寫到“娶親的話，他必定到鄉下去年輕力壯，吃得苦，能洗能做的姑娘”，“一旦要娶，他必定要娶一個一清二白的姑娘”。

偏偏天意弄人，祥子最終屈服於物質的匱乏和人性的劣根，祥子非但不能獲得自己苦苦追求的，甚至他連自己厭惡的人和東西都無法拒絕。一個人連自己最起碼的人格都無法得到保留，這難道不是人生最大的悲劇嗎？婚後祥子還在做著無畏的掙紮虎妞所過的那種遊手好閒的生活是祥子所不齒和厭惡的，他心心念念的還是想靠自己的雙手去拉車去工作，自力更生，可是此時的他無法為自己做主，他已經變為了虎妞的附屬品。婚後祥子向跟虎妞商量拉車的事情，卻遭到了一頓人格上奚落，虎妞的話像石頭一樣壓在祥子的心上，讓他透不過氣來。“...他恨不得雙手掐住她的脖子，掐！掐！掐！一直到她翻了白眼！把一切都掐死，而後自己抹了脖子，他們不是人，得死，他自己不是人，也是；大家不用想活著！”[1]。這一段描寫赤裸裸的將一個人經歷過絕望和人格踐踏後，表現出來的瘋狂狀態表現了除了，拔掉人性偽裝的外衣，將人狂暴可怖的一面展示在大眾面前。在這裡虎妞和祥子之間的矛盾被激化，這並不是平常夫妻之間的吵架鬥嘴，而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一場嚴重階級碰撞，這種碰撞程度發展到水深火熱的狀態必然是天翻地覆的變化。

雖然就社會地位而言，虎妞和祥子是處在不同的維度上，但是虎妞帶給祥子的傷害並不是凸顯在經濟方面，相反虎妞還給了祥子很多經濟方面的幫助，後來還拿出自己的“體己錢”來幫助祥子實現夢想，虎妞對於祥子在經濟方面並不自私。虎妞對祥子的傷害主要體現在精神層面的摧殘和折磨，他通過一系列的手段來控制祥子作為一個自立自強的人的生活信念和獨立的人格尊嚴，當祥子認識到即使自己再努力也無法逃過命運交織的大網時，他開始逐漸變得消極，自甘墮落，開始與他看不起的那些車夫一起苟且偷生。虎妞那種居高臨下的資本主義形態和卑劣的行徑，打亂了祥子的未來規劃，對祥子的感情造成了無法磨滅的傷害，在面對虎妞時祥子的夢想顯得是那麼的不堪一擊，虎妞的存在加速了祥子的毀滅，最終鑄成了這個悲劇。

其實通過虎妞和祥子畸形的婚姻也表現了老舍先生早期面對婚姻態度。老舍先生曾經受到“五四”啟蒙思想的影響，他熱衷於那種自由平等的婚姻關係，但是來自貧民世界的他比其他人更為深刻的領悟到了社會經濟條件對愛情和婚姻的影響，他認為經濟地位上的不平等必然會導致婚姻關係中的不平等，經濟基礎好的在戀愛中必然會處於主導地位，而另一方則會處在被支配狀態，祥子和虎妞的婚姻關係就很好的反射了這一點思想。因為祥子沒有很好的經濟條件，所以他必須依附於虎妞，所以他再怎麼掙紮也無法逃出虎妞的束縛，或者說虎妞用金錢買走了祥子的身體和人格。虎妞死後，“賣身契”自然解

除，祥子獲得了客觀的自由，但那是真正的自由嗎？祥子仍然被經濟條件掌控著，走不脫，也逃不掉。祥子與小福子互相傾慕，但是他卻不願意承擔起養活小福子家庭的責任，忙因為沒還沒有足夠的經濟基礎，所以他放棄了這段美好的因緣。老舍先生在作品的第二十章中表達了對這段美好因緣的惋惜和黑暗社會的控訴，他說到：“愛與不愛，窮人在金錢上得到肯定，'情種'只生在大富之家”[1]。由於金錢和社會的製約，使祥子失去了獨立的人格，祥子與他心心念念的愛情又一次錯過了。

### 同階級互相碾壓的人生悲劇

《駱駝祥子》中出現的劉四爺、虎妞、和逃兵之間的關係是針對性的，相對的是無法調和的，他們之間的交互是各階級之間的壓迫與被壓迫，且這種關係是註定的。而祥子與小福子、二強子、高媽之間從客觀上來看則是一種惺惺相惜的關係，他們都有自力更生來改變人生的強烈願望。兩種截然不同的階級之間出現無法調和的碰撞我們可以理解，但是由於人性的弱點和在利益的趨勢下，相同階級也表現出一種相互憐惜又相互分離的狀態。

祥子的大多數情況下都處於滯後地位，是被剝削者，但也曾間接充當過決定自己命運的假性角色。在作品的第二十章，老舍寫到虎妞難產死後，祥子沒了車，沒了家，一切又要重頭開始，祥子的心理充斥著不甘。小福子的真心安慰，讓祥子感到挫折人生中的一絲希望，祥子覺得跟小福子結合才能真正的稱為家。可就是在祥子快要接觸到幸福時，他放棄了。他這個對人生的造成重大影響的決定源自於祥子本不富裕的經濟條件。祥子真心的愛著小福子，但是祥子又懼怕和小福子在一起後需要承擔的家庭責任，所以祥子選擇了自己一個人離開，選擇沉淪。祥子的這個決定徹底擊碎了小福子的希望，將她逼上了絕望。從這裡我們社會同階級之間的殘忍，他們不是相互依存相互慰藉，而是為了生活不惜犧牲他人。

### 不作為輕理想的現代悲劇

當社會的主基調是黑暗時，一切將會更加的黑。人們生活在這個黑漆漆的社會中，他必定會被這個黑漆漆的社會同化，當人放棄抵抗時，他將像駱駝祥子一樣，乃至沉淪乃至毀滅。祥子是不幸的，他最終由一塊白玉變成了灰石，由祥子變成了駱駝祥子，因為祥子的不幸是身處在那樣的社會。如果說祥子是塊被舊社會染黑的白玉，那現在有些人只是塊灰石，即使現在的社會是清澈的，他們也不能變白，因為他們的本質就是灰石。世界不會因為一個人而被改變，老舍先生筆下的舊社會遠去了，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收拾

收拾所謂的命運不公了。好好想一想，我們是否有過理想？我們的理想距離我們有多遙遠？面對前方的漫漫長路，我們能在追逐理想的過程中承受住打擊嗎？

**參考文獻：**

[1]老舍 《駱駝祥子》 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16。

[2]孟慶澍.“反成長”、罪的觀念與個人主義——重讀《駱駝祥子》[J].文藝研究,2017(03):58-67。

[3]常紅艷.從及物性角度分析《駱駝祥子》中祥子的人性墮落[J].科技資訊,2011(29):584-585。

[4]陳思和.《駱駝祥子》：民間視角下的啟蒙悲劇[J].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03):5-16。